



洛阳师范学院大门



洛阳师范学院小区地下停车场正在施工



宿舍楼正在浇筑主梁柱

搬迁

初夏时节,麦浪滚滚,丰收在望。洛阳师范学院二期工地,建筑工人挥汗如雨,一派繁忙施工景象。继2013年7个院系1.2万名师生入住伊滨新校区之后,今年9月份,老校区剩余的近1.5万多名师生也将入住伊滨新校区,洛阳师范学院将完成全部搬迁工作。

理工组团教学楼全部封顶,宿舍楼3组团、5组团、7组团全部封顶,艺术组团教学楼正加紧施工。洛阳师范学院二期项目办公室主任侯志峰说:“我们现在是加班加点,一刻也不敢耽误工期。”

洛阳师范学院二期工程涉及李村镇袁付社区42户农宅拆迁,居民田学祥4月27日得知拆迁消息,当天坐飞机回来,第二天就签协议,搬家、交房、拆房。“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道理,俺懂!”田学祥说,“如果因为俺耽误了洛阳师范学院搬迁,俺对不起良心!”区国土分局征迁处工作人员袁雪景耐心做通家人的思想工作,第一户向社区、镇里提出了搬迁申请。区、镇、村三级攻坚克难、戮力同心、奋力冲刺,目标只有一个,确保9月份洛阳师范学院整体搬迁!

人心齐,泰山移。让我们为洛阳师范学院整体搬迁再鼓劲儿,再加油,再发力!

文/阮现武 图/杨万通



物理学院教学楼主体即将封顶



教育学院教学楼主体已封顶



洛阳师范学院二期紧张施工场面



幢幢教学楼拔地而起

文脉

杨群灿

作为一名地方文史爱好者,拥有一批“忘年交”是必须的,他们帮助我捡拾了很多历史记忆,使得我以经过整理呈现出来。袁双禄老先生就是众多老年朋友中的一位。

袁双禄是李村镇新民村吉家寨人,今年80岁,虽然老年斑已爬上了他的脸庞和双臂,但他器宇轩昂,声若洪钟,思维敏捷,让人很难相信他是位耄耋老人;尽管患有消渴症(糖尿病),但他连续聊天两三个小时,并不觉得口渴,兴致不减。

袁双禄21岁那年就读于洛阳矿山技校,在校学生会任学习部、宣传部两个部的部长,时任洛阳矿山机器厂第一书记兼厂长的纪登奎同志经常到学校视察、检查工作,对学习成绩优异的袁双禄非常赏识,但袁双禄终因地主家庭出身,一直没有入党、提干。他先后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开封柴油机厂、洛阳氮肥厂工作,虽然是普通工人身份,但一直在核心部门从事技术工作,直至退休。

退休后的袁双禄不管干啥事,都带着一股文化范儿。他是村里的热心人,农村俗话说叫“事中人”,谁家红白喜事都离不开他,特别注重礼仪方面的传承和改进。他喜欢民俗方面的研究,尤其是以严谨的态度编撰了《袁氏家谱》,为世家谱达到真实性、科学性和系统性的统一,十多年来,他自费走了全国很多地方,甚至与担任全国袁氏文化研究会会长的水稻杂交育种专家袁隆平教授互有书信往来。袁双禄一直坚持写日记,他根据日记记录,认真总结了自己的一生,写了厚厚的一本回忆录;他把

自己积存的一摞照片,每张都道明来历,让儿子拍了视频,制成光盘。这两年,他通过《伊滨新闻》,热衷于对伊滨区开发建设的宣传,每张报纸他都仔细阅读,区里有了新变化,就及时向周围的人讲述,之后把报纸认真保存起来,目前,《伊滨新闻》发行的70期报纸,他基本都集齐了。

2010年5月,伊滨区第一批涉及拆迁的有谭翟、黑龙庙、吉家寨3个村。吉家寨部分农户拆迁,涉及的是洛阳师范学院建设项目。袁双禄在吉家寨第一个签署了拆迁协议,并且是实施拆迁的第一户。

问他为什么这样积极,原因很简单——文化的魅力!袁双禄说,不管规划设计单位是有心为之,还是无意间的巧合,洛阳师范学院选址之处,的确是文脉昌兴之地,是天意所至,这可以提供很多事实给予佐证。

很早时候,吉家寨村与武屯村之间有一小村叫东吉家寨,该村有一古建筑文昌阁。清末有一年本地大涝,山洪经南寨村顺沟而下,把该村夷为平地,惟有文昌阁屹立不倒,直到1976年才被拆除。文昌阁是干什么的?里面供奉的是文昌帝君,文昌帝君是道教尊奉的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主文运”,“司科举”。查其位置,文昌阁位居新区拓展区职教园区中心,具体在洛阳师范学院南缘,与洛阳铁路信息学院正对的地方。

伊河以南的伊滨四镇在民国时期称“洛东南路”或“洛东南路”。民国初年,吉家寨村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尚顶住世俗压力,废除八股,在这一区域内开办了第一所新学,他的学生南寨人任鹤九后来成为该区域第一所建制小学的校长;他的另一学生袁文郁(袁双禄之父)考取了河南大学,成为该区域解放前第一个大学生。

解放后,该区域分属洛阳县八区、九区,只是彭店寨村原由偃师管辖的半条街划归九区。1953年,国家推行高考制度,当年两区共录取大学生3名,其中就有吉家寨村1名。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当年吉家寨村一

考取3名大学生。从恢复高考到1999年高考扩招前,仅仅600多人口的吉家寨出了60多个大中专学生,在本镇仅次于“秀才村”老井。

李村镇原有初中10所、小学29所、教学点16个,经过多年的整合,现有初中4所、小学26所,教学点1个。而这个硕果仅存的教學点就是吉家寨教学点。这个教学点虽然连年只有不足10个学生,但村民坚持不愿合并,宁愿自己聘老师,自己出工资,至今依然顽强地存在着。

袁双禄把这些现象归结为吉家寨文脉旺,有地气。尽管这种认识带有浓厚的主观意识,我却并没有辩驳,宁愿相信它是真的,不愿拂逆了老先生的意思。

有人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民族的灵魂,那么,一个地方的文化,就是地方的灵魂。袁双禄是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对家乡的热爱刻骨铭心,伴随着历史变迁、个人的成长经历,他对文化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畏,因为多了文化的陪伴,生命历程变得温暖而厚重。

正是由于对文化的敬畏,袁双禄在拆迁时做出了义无反顾的选择。签署拆迁协议时,村里把他排在第23名,前面的都是党员、干部,他实际上是群众中的第一名。袁双禄知道情况后,坚持排到第一名,理由是群众排第一名对开展工作更有说服力。最后,镇、村工作人员经过商量,满足了他的心愿。现在他租住在邻村的一处空院里,虽然是老旧土坯房,虽然漏雨的房顶上盖着毛毡,但每当他转悠到洛阳师范学院新校区,看到一栋栋崭新的校舍,心里就甜滋滋的。

人应该有所敬畏。我们敬畏土地,土地就会奉献给人类无尽的资源;我们敬畏自然,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们敬畏文化,一个民族才能树起前进的丰碑。

想起朱熹的诗《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